此段大意只謂雖天地亦不能盡造化之用而況人猶乎是十分正當之論

聖有所否物

子品金函卷之二

列子冲虛真經

列子鄭人姓列名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初師壺丘子林又師老商氏友伯高子得二子之道乘風而歸著冲虛真經莊子多稱其人為有道者

天瑞　　列子

此篇專言天理以其可貴故曰瑞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

H. H. MU CHINESE LIBRARY

有所通蓋謂聖人或有所不能而物能之者正見聖人無全能

陰陽剛柔仁義易大傳分作天地人說四文分作天地聖人萬物說亦自有理

二十四個能只是造物兩

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不違所宜如忠質文之隨時是也物之所宜各有一定如曲者不可以為直鹹者不可以為酸是不出所位也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為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

字造化之妙雖是無知無能而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與點又好

與二人一以必欲為憂一以必全為喜

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虛之域況積氣之有光耀者也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

山未知所以無憂喜也而互慰喻使自解釋固未免于大惑

太虛之中無形無極天地之在其間亦細物耳但以

亡塊若躇步跐蹈四字皆踐蹈之貌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渾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体分而為天地散而為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實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識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

人之所見有物皆見之則為有中之最巨則兩向亦鈞

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莫知其毀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微而成皆即之情無彼此何處容其心乎

物之有損有盈有成有虧亦容行於天地之間而人不覺死生之往來循環相接而不已無間隙之可省見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以成世人冉冉以行暮人何世而不新世何人而能故正是此意

列子恍朗慆漫故是睨周人物然每與莊同處莊格方

殊絕故當列後于莊爲僞晉人不能意大戴之流乎

人之誠果有物書見矣則為有中之無且以西也亦然

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生之不知死所之不知生故當其也莫知其微及其變也亦何知其

變此去來分息變故狀之明知其形皆即分情無滅乎何靈察其心微乎成

曰一百員有盈有虧有成有虧亦密行於天地之間而人不

稟生之質謂之性得性之極謂之和夫極理處順則所適常通任情背道則遇物斯滯

黃帝篇　　列子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燋然肌（本文作妄色）色皯黣（音每諸書無此字）昏然五情爽惑（役心智未足以養性命祇足以焦形也）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隨世而憂耳）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用德明未足以致治祇足以亂神也）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淫當作深）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惟任而不養縱而不治則性命自全天下自安也）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閑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心無欲則形自服矣）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將明至理不可以情

求不必便有以闡明至理之必如此耳理無生死故無所樂惡理無愛憎故無所親疎理無違順故無所利害也

求故寄之于夢聖人無夢也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斯離也齊中也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音酌撻打也無傷痛。指擿音倜搔也無痟癢。周禮春時有痟道疾夏時有癢疥疾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至順者無物能逆也黃帝既寤。亦寄之眠寤耳聖人無眠覺也

自古未有此學特設言耳

乘風謂得道之後御虚氣而遊

悟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音雞漢書云泰山稽黃帝師也○三人黃帝相也）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身不可養物不可治而精思求之未可得）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不可以情求則不可以情告矣）又二十有九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蓋神人御寇稱之也）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閒（音閑）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音墜怨也）而請

是非利害世間之常理在心之所念任口之所言而無矜吝于胸懷內外如二不循喻于己而不顯哉欲其一故聊寄褒焉

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于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曩昔也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姬居也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夫子謂老商若人謂伯高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實懷利害而不敢言此應然藏情者也故眄之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念利害。庚當作庚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夫心者何寂然而然意想也口者何默然

必泯無念口既無慮故能忘其所念縱其所能本道寄宗為世津梁終日念而非我念終日言而非我言若以無念為念無言為言未造于極也祈謂無為而無不為昔如驕明彼此之

而自吐納也若順心之極則無是非任口之理則無利害道契師友同位比肩故其宜耳九年之後橫去声下同縱故吔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與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與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耶夫眼耳鼻口各有所司今神凝形廢無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嗅味不賴鼻口故六臟七孔四肢八節塊然尸居同為一物則形奚所倚足奚所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孰能辨也今汝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其用

寓於何而求
無資之義將
何所施故曰
億外進矣

情有其身則明骨不能相容一礼
將無所寄豈二儀之所能覆載
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兩段論華胥之國與御風之學必至於視身如無而後可此非虛言唯學道者方知此語之實

后世又復以今世為后世則亦將知循環矣設今后人謂今亦無物則不可矣

論無極無盡之理　幻

湯問

殷湯問於夏革（大夫）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今猶古也）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

論四海之外
行有
說天話
理亦是如此
論天地之物
有不足
幻
不足

奚有。革曰。猶齊州也。爾雅云距齊以南戴日為丹穴北戴斗極為空峒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東泰遠西邠國南濮之鈆北祝栗謂之四極之不異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音瓜風姓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練精以和陰陽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

不足

論巨細之理幻

水極巨

山極巨幻

文從奇巧無

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在西北極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或作歸墟莊子尾閭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八紘八極也九野天之八方中央也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一曰方丈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閒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

幻不真無真不幻東坡每叫人談玄曰若不會談玄只說鬼也好

大極巨幻

幻

華食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蹔峙焉仙聖毒（病也）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群聖之居乃命禺彊（北方之神禺彊號曰玄冥）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音憤大也）怒侵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

大極長
人極短
其餘妙甚不
勝枚錄
箕裘皆須柔
屈三接而後
成器為弓冶
者調筋角和
金鉄亦然故
學者必先攻
其所易然后
能成其所難
也

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尺。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嘆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

此言造父善御得車輿之齊整在于轡衘之際喻人君得民心則國安矣

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衘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于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民心則國安得之於衘，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與和鸞應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力命諸篇或謂非列子所作然讀其書類皆一死生齊得喪想當時命筆極屬

力命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于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于首陽。季氏富于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是言。我固無功于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

此心与天瑞說符諸篇同一筆力奈何信彼而忽此

衣食居出四字暗与後面相照

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人子達之類若謂人但偏向汝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衣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欐。欐屋之連綿也言其屋簷之長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余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余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言所為之事或窮或達乃能否之驗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

北宮子言其狀句爲多少力至西門子數語在他人則亦必省而彼偏詳無一字觧換所謂任情寫景正不如此拘拘

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余異。余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余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與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于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聞理而服北宮

夫順天理而無心者則見神不能犯人事不能干若迎天意料倚伏處順以去逆就利而遠害此方与逆害為巨對用智之情巧者

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温。進其茙菽。大菽豆名也有稻梁之味。庇其蓬屋。若廣廈之蔭。乘其華輅。柴車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自得貌不知榮辱之在彼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怛動也○楊布楊朱弟也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試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固不可以智知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無壽夭。信理

耳守無使吉凶不生禍福無忿也

句句名言非見道者不能說此

此下五段撰出此等名字以形容人情世態亦莊子所謂縵佚啟態之類

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順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墨㞞音滑方言墨㞞江淮之閒謂之無賴廣雅云墨音日康作與自此二十人智巧才行兩兩相背而能相與和同終年若冬任其真性故也單至嘽咺咺寬綽貌憋妨滅反懯音敷此皆默詐輕發迂緩急速之貌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如隨也謂各從其志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婩斫

墨𡰪音眉欺 單至音戰至 嘽咺音嘽萱 憋懯音徹敷 婩斫音霍酌 𤝍忓音嘐鴉 謇極音寒棘 眠娗音勉餂 諈諉音犄委

便辟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𤝍忓情体態貌情露無所隱蔽謇極音棘極急也謂語急而乞又云疾也急生相背也或作極極皆非也陵誶陵誶謂好陵辱責罵人也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得也。眠娗眠娗欺慢之語也諈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謫發。謫謂責其過也發謂攻其惡也自以行無戾也。多偶謂多與人相和諧也偶偕也自專謂自相攬不與衆同也乘權謂乘用權勢也隻立孤獨自立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

衆態者以上五項之人也道自然也之性也咸之於道言皆出於自然也其情貌態度雖不一皆不得自由也命所歸者歸諸命也此意蓋謂人情世態種種不同亦皆命為之

羅大經曾云古人好詩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甚底甫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与水相通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等句只把做

楊朱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分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其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無介焉之慮者。亦無一時之中爾。言忻樂時少縱有樂時豈能盡無細微不足之慮謂不能全其樂也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慎耳目之觀聽

棄物看亦可細微道理看其中亦儘有可玩索處大抵看詩要胸次玲瓏活潑讀此書亦然

兼彼兩重字精頓

堯舜之牧羊不如五尺童

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異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勸。當目前之娛可以好則好不以慕名而去之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死後之名固人所好亦不自井子刑禍而取之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箠

子此数語極生蓋亦不必易簡而字東坡云千鈞之平制于五尺之童子緬耳而下之旨不如徂徠之奮跡于山林亦是此意大抵天下事易簡則輕捷煩難則重滞也

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踈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遁天背理之人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謂順民也。天下無對

周諺巧

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無婚宦則情欲可減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無衣食之累則君臣不得相使)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粗厚。筋節倦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痟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

田父喻巧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破麻絮之類)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顧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

畜中生喻奇
中出奇

美戎菽(大菽)甘枲(好麻子也)莖芹(絲芹菜而為羹)萍子者(菜類)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田父可坐殺者言以田野之人使其閑坐不待刀鎗而可殺之盖彼以劳苦為常一旦忽然安處則心至生病痟骨駿也使夫國君與田野之人易地而處雖頃刻亦不可居矣子羨曰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此章之意似近於此盖言人生只是習慣若皆攻苦食淡不知有人世榮樂之事則人人無不足者念頭絕息則處處皆

安此語却有味

原著自叙其氏出于中古離騷経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屈生須頭名字自叙發跡实基于此降及司馬相如

屈子離騷經

屈原者名平與楚同姓也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之王乃疏屈原原憤忠而被讒乃作離騷經

離騷經

屈子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世有令名以至于己是恩深而義厚也攝提星名貞正也正月為陬盖是月孟春昏時斗柄指寅在東北隅故以為名原又自言此月庚寅之日己始下母體而生也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正平

始以自敘為傳至馬遷揚雄班固自敘之篇實煩於代鍾嶸曰夏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予曰正則雖詩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

則法靈神均調也正則靈均各釋其義以為美稱耳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音耐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扈被也離香草江離蘼蕪也芷香草紉索也蘭亦香草佩飾也汨余若將弗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汨水流去疾之貌言已之汲汲自修常若不及者恐年歲不待我而過去搴擷取也阰山名木蘭犬名攬執也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所采取皆芳草以固之物以比所行若皆忠善長久之道也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言已但知朝夕修潔而不歲月之不留至此乃念草木之零落而恐美人之遲暮將不得及其盛年而偶之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illegible]騏驥以駝音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草荒曰穢以比讒邪騏驥以比賢智言君何不及此

自汝余至此
詞一讀意亦
相承

皇君也輿君
之所乘以喻
國也

樓荃香草以
喻君也人君
節服芬香故
以香草為喻
惡數指斥尊
者故變言荃

年德壯盛之時奔去惡行改此惑誤而乘駿馬　昔三后之
以來隨我則我當為君導以入聖王之道也
純粹兮。衆芳之所在。雜中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
三后謂禹湯文王衆芳喻群賢雜用衆
賢以致治非獨專任一二人而已也
彼堯舜之耿介兮。
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昌被衣不
帶之貌捷邪出也經小路也窘急也桀紂之亂
若被衣不帶者独以不由正道而所行蹙迫耳　惟黨人之
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君車宜安行正之道而當幽昧險隘之塗則敗績矣故我
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
功耳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音孫不揆余之中情兮。
反信讒而齌音齋怒。言所以奔走以趋君之所鄉而或出其前
或追其後以相導之者欲其有以躡先王

也
騷叙望些旁
議出纔讖何
嬲物切也矣
乎荃齡無怒
言又見與怒
誹而不亂矣

嗟共呼種之
名揭車一名
藿輿五十畝
為畦

之遺迹也○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謇謇難于言也言已知忠言謇謇必為身患然中心不能已止而不言也靈修蓋婦悅其夫之稱寓意於君也上指九天告語神明非為身謀但以君之恩深義重不能自已耳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命○曰者叙其始約之言羌發語辞猶言鄉何為也中道而敗路則必將行而見棄止君臣之契已合而復離之比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成言謂成其要約之言悔改遁移也我非難與君離別但傷君志數變易無常操也○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畮○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滋蒔也畹十二也畝樹種也留夷揭車皆芳草杜衡馬蹄香也言已種蒔衆香修行仁義以自潔飾也冀枝葉之峻茂兮願

冉冉行貌
顑頷音歛戇
苟誠也練簡
也言已飲食
清潔誠欲使
我形貌信而
美好中心簡
練而合于道

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言此衆芳雖病何傷於我但傷善道不行而香草之蕪穢耳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憑滿也楚人謂滿曰憑言在位之人心皆貪婪內以量度他人則各生嫉妒之心也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修名長名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音歛含亦何傷。飲露餐華言動以香潔自潤澤也練要所謂精練而守要約也顑頷食不飽而面黃之貌擥音覽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蘭兮。索胡繩之纚纚。薜荔香草矯舉也胡繩亦香草纚纚美好貌謇吾法夫前修兮非

要雖長顑頷飯而不飽亦無傷也何也衆人苟欲飽于財利已独欲飽於仁義也

又離騷云知衆嫭之疾妒兮何必颺纍之蛾眉此亦班孟堅頼唆之以爲露才

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謇難詞彭咸殷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音机羈兮。謇朝誶音訊而夕替。哀此民生遭亂世而多雖修姱謂修潔而美好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自繩束不放縱也訊告也替廢也既替余以蕙纕音襄兮。又申之以攬茝。音芷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此言君之廢我以蕙茝為賜而遣之如待放之臣子之以玦然後去也然二物芬芳乃余心之所善幸而得之則雖九死而不悔況但廢替而已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音卓謂余以善淫。浩蕩無思慮貌民謂衆人也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追循隨也言舍直而

揚己之意矣冶容誨遥月非心与孟子所謂不由其道者而以汙原何哉

接尤過也攘除也詬惡也言己所以屈抑心志而不去者豈欲含忍罪過而攘除詬惡之人如孔子誅少

隨句也競爭也周合也法度也言爭以苟合求容為常法也忳音屯鬱邑余侘傺音宅祭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忳憂貌侘傺失志貌溘奄也言我寧奄然而死不忍為奸邪淫泆之態也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鳥之能執伏眾鳥者言其執志剛厲居常特處不與眾鳥為群也貟鑿方柄不能相合以其異道賢者之居乱世亦猶是也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音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攘除詬恥也雖所遭或有恥辱亦當以理解遣若攘却之而不受于懷寄伏清白而死於直道尚足為前聖之所厚自怨靈修以下至此五章一意為下章回車復路起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言既至于此矣乃始追恨前日未能

正卯也繼君不可折而伏之志以光忠直之節然乃前世聖王之所厚哀故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說[illegible]頃

明審而輕紀世患遂將旋轉吾車庶幾猶得及此惑誤未遠之時覺悟而旋歸也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步徐行也澤曲曰皋其中有蘭故曰蘭皋丘上有椒故曰椒丘徐步馳走而遂止息必依椒蘭進既不入以離尤則亦退而復修吾初服耳製芰荷以為衣兮集古集字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上曰衣下曰裳言被服益潔修善亦明也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岌岌高貌陸離美好分散貌芳謂以香物為衣裳澤謂玉佩有潤澤唯獨也昭明也言獨此光明之質有退藏而無虧缺所謂道行則兼善不用則獨善其身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言雖已回車反服而猶未能頃忘此世故

自悔相道至可懲又承上交伏清白以死直之意而下為女嬃詈予起也

並舉好朋四句言世俗皆行佞偽相与朋党並相存舉忠直之士孤茕特独何

復反顧而將往觀乎四方絕遠之國庶幾一遇賢君佩服愈盛而明志意愈修而潔也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言人生各有所好樂而我獨好修雖獲罪至于屠戮支解終不懲創而悔改也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鮌（鯀字）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眷戀牽持之意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薋（音茨）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博謇謂廣博而忠直紛盛貌姱節姱美之節薋蒺藜也菉生芻也葹枲耳也三物皆惡草以比讒佞盈室喻滿朝也言衆人皆佩此惡草汝何獨判然離別不與衆同也衆不可戶說兮（以下自言）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屈原外困群佞內被姊詈故言衆人不可戶戶而說依前聖以節中兮喟

肯听用我言而納受之然我所言皆依前代聖王之法節其中和喟然舒憤懣之心歷數前世成敗之道而作此詞也

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敶陳字詞。節度也喟歎也憑滿也憲盛貌左傳列子天問皆云憑怒是也重華舜號也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音巷啟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夏康啟子太康也五子太康昆弟五人也家衖宮中之道衖巷也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羿有窮之君浞寒浞羿相也羿因夏衰代之為政浞使家臣逢蒙射殺貪取其家以為己妻澆音奡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澆寒浞子也強圉多力也浞取羿妻而生澆澆既滅殺夏后相卒為相子少康所誅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嚴而祗敬兮。周論

天無私阿四句言天無私愛唯視民有德者置以為君而使賢能輔佐之民無私立惟以聖哲之茂行者立以為君而得以用事于天下錯置也下土謂天下也

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修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言循惟德是輔也下土謂天下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瞻前顧後而人事之變盡矣故見民之計謀于是為極而知唯義為可用唯善為可行也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阽臨危也言近邊而欲墜也危死言幾死也鑿穿孔也枘者所以入鑿者也正謂審其正而納之也善為可行而前修乃有以善而至於菹醢若龍逢梅伯者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音郎哀時不當者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值菹醢之世茹蕙耎也言心悲泣下而循引取柔耎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

言已所以陳辭于重華者以吾得中正之道耿然甚明故也反離騷云吾馳江潭之汎濫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累与余謂重華与沈江而死不可設問而生也

故失仁義之則也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音兮兮溘埃風余上征。敷布溘奄忽也埃塵也征行也言跪而敷衽以陳詞于舜而耿然自覺所以埃風忽起而我遂乘龍跨鳳以上征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鷖鳳凰別名以皆假托之辭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軔搘車木也蒼梧舜所葬也縣圃在崑崙之上靈神也瑣門鏤也文如連瑣以青畫之則曰青瑣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羲和堯時主四時之官曰御也弭按也按節徐步也崦嵫日所入之山求索求賢君也言欲令羲和按節徐行望日所入之山且勿附近冀及日之未莫而遇賢君也

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咸池日浴處也扶桑木名也日出其下也若

經涉山川役使百神望舒飛廉鸞鳳雷師飄風雲霓皆言神灵為之擁護服役以見儀衞之盛耳初無善惡之分也舊註牽合且以飄風雲霓為小人言則卷阿之言飄風自南孟子之

木亦木名在崑崙西極其華光照下地拂擊也逍遙相羊皆遊也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風神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皇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飄風回風也屯聚也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帝閽開門將入見帝更徼已志而閽不肯開反倚其門望而拒我使不得入蓋求夫君而不遇之比也時曖曖其將罷音皮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既不得入天門以見上帝于是歎息世之溷濁而嫉妬去而他適也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女神女蓋以比賢君也於此又無所遇故下章欲遊春宮求虙妃見佚女留二姚皆求賢

子函　屈原離騷經　一卷　二十三

言若大旱之望雲霓亦皆急小人邪

蹇修ハ伏羲氏之臣也言已既見虙妃則解我佩帶之玉結言語使古賢蹇修而為媒理也伏羲氏畫卦故使其臣也

君之意也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
相下女之可詒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也榮華喻顏色也相視也下女謂神女之侍女也詒遺也
遊春宮折瓊枝正欲及榮華之未落而因下女以通意於神妃也吾令豐隆雲師乘雲兮求虙伏音
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為理纕佩帶也蹇修人名理為媒以通詞理也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音徽劃其難遷夕歸
次於窮石兮朝濯髮於洧盤緯繣乖戾也言蹇修既持其佩帶以通言而讒人復毀敗之遂以乖戾而見距絕其意難移也次舍也窮石山名在張掖即后羿之國也洧盤水名也保厥美以驕
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言虙妃驕傲淫遊雖美而不循禮法故棄去而更求賢良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

覽相觀四句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下來因望見瑤臺高峻睹有娀氏美女思得与共事君也美女即簡狄帝嚳之妃契之母

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偃蹇高貌有娀國名佚美也謂佚也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鴆運日也羽有毒可殺人以喻讒佞賊害人也告予以不好者其性讒賊不肯為媒而反間我也又使雄鳩銜命而往然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言而無事實復不可信用也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言以鴆鳩皆不可使故中心疑惑意欲自往鳳皇又已受高辛之遺而來求之恐簡逖先為嚳所得也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少康夏后相之子姚姓舜後也以二女妻少康言既失簡逖欲遠方又無所向故願及少康未娶於有虞之時留此二姚也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

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以楚君之闇猶曰哲王蓋屈子以堯舜之耿介湯武之祗敬望君不敢謂之不明也不史公列傳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此非騷子之意

稱惡弱劣拙鈍也恐道理弱於少康而媒又無巧辭也蓋不待其不合而已自知其必無所成矣閨中

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

與此終古小門謂之閨終古者古之所終謂來日之無窮也閨中深遠言虙妃之屬不可求也哲王不寤蓋言上帝不能察司閽壅蔽之罪也安能久與此闇亂之俗終古而居意欲復去也索藑茅以筳篿

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此下皆靈氛語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藑茅靈草筳小折竹也楚人多結草折竹以小曰篿靈氛古明占蓋以男女俱美比君臣俱賢也然楚國孰有能信之宜以時去也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

疑兮孰求美而釋女此亦靈氛之辭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

故宇此下乃原之詞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幽昧亂之原也民好惡

户服艾二句言楚国户服白蒿満其腰带以為芬芳反謂幽蘭臭悪為不可佩

皇剡剡二句言皇天揚其光灵使百神告我當去就吉善也

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户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兮不可佩覧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言時人觀草木尚不能別其香臭豈能知王之美悪所當手蘐取也擿藾後棄謂取草也亦言其近小人而遠君子也自念之詞止此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此下又叙其事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巫咸古神巫也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巫咸將以日夕從天而下頓懷椒糈而要之使占此吉凶也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翳蔽也言巫咸既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来迎已也皇謂百神剡剡光也揚靈發其光靈也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皐陶

而能調。記巫咸語也言陞降上下而求賢君與我皆能調合乎此法者如湯之得伊尹禹之得咎繇始能調和而必合也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行媒喻左右之先容也精感神明賢君自當舉而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音提决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鵜鴂鳥名其聲惡陰氣至則先鳴而草死也巫咸之言止此亦勉原使及此身未老時未過而速行之意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此下至終篇又原自序之詞偃蹇衆盛貌

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

東坡于世家中得王定國于宗室中得趙德麟獎許不容口定國坐坡累謫賓州瘴烟窟裏五年面如紅

王尤為坡所致服然其後乃階梁師成以進而德麟亦諂事譚稹士大夫晚節持身之難如此所謂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為茅者也

化而為茅。繽紛亂也不可淹留宜速去也上云謂幽蘭其不可佩以幽蘭之別于艾也謂申椒其不芳以申椒之別於糞壤也今曰蘭芷不芳荃蕙為茅則更與之俱化矣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世亂俗薄士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為莫如好修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于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有如好修之為害也東漢之亡議者以為黨錮諸賢之罪蓋反其詞以深悲之正屈原之意也

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樧茱萸也椒亦芳烈之物而今亦變為邪佞茱萸固為臭物而今又欲滿于香囊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

軑錮也車轄也言屯陳我車前後于乘齊以玉為車轄並馳左右言從己者衆自喻玉德宜封於秉之君

兮又況揭車與江離。今椒蘭既如此則二者從可知矣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芳至今猶未沫。沫昏暗也此原之自況也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調猶今人言格調之調度法度也我和此調度以自娛而遂浮游以求女意猶在于求君也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靡以為粻。精細米也瓊枝瓊靡皆謂物之珍者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離心謂士下無與己同心者也自疏則禍患不能相及矣邅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

也駕八龍者喻已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雲旗者喻己德如雲雨能潤施萬物也

至乎西極鳳凰翼其承旂兮高翺翔之翼翼天津析木之津漢津即津梁所渡也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西海居延澤是也赤水出崑崙東南陬入南海以蛟龍為橋於津上而乘之以渡西皇帝少皞也以金德王白精之君故曰西皇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不周山名西北海之外已使語衆車使由徑路先過而相待我當自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音大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言雖按節徐行然神遊高馳邈邈然而遁遠不可得而制也此言遭遇亂石中心愁悶假延日月苟為娛樂耳陟陞皇之

離騷有亂有重亂者總理一賦之終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

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皇皇天也舊鄉楚國也蜷局詰曲不行貌屈原託為此行而終無所詣周流上下而卒反於楚焉

亂曰。亂者樂節之名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故都楚國也言時君不足與共行美政故我將自沈以從彭咸之所居也

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衺。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兾君覺寤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

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虙妃佚女以譬賢臣虯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加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閔其志焉

此章以東皇喻君言人臣事德義礼樂以事上則其君康樂無憂患也

自此至少司命皆寓意以神喻君巫喻

九歌

劉取此篇其餘九章九辯九招俱不錄以肆意亦多重複故也

屈原

東皇太一

此篇言其竭誠盡禮以事神而願神之欣悅安寧以寄人臣盡忠竭力愛君無已之意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穆敬也愉樂也言擇吉良之日恭敬以宴樂天神

撫長劍兮玉珥。音耳 璆音求 鏘鳴兮琳琅。上皇謂東皇太一也璆鏘皆玉聲此言主祭者卜日齋戒帶劍佩玉以禮神也

瑤席兮玉瑱音鎮。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瓊芳草枝可貴如玉巫所持以舞者此言以蕙裹肴而進之又以蘭為藉也桂酒切桂投酒中也

揚枹音孚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擊枹

此章以雲神喻君言君德与日月同明故能周覽天下横被六合而懷王不能如此故心憂

吾也

擊鼓使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也靈謂神降於巫之身者偃蹇美貌姣好也服服飾也古者巫以降神神降而託于物則見其貌之美而服之好蓋身則巫而心則神也此言備樂以樂神而頌神之喜樂安寧也

雲中君

此篇言神既降而久留與人親接故既去而思之不能忘也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音拳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言使靈先浴蘭湯沐香芷衣采衣如草木之英以自潔清也靈神所降也楚人名巫爲靈子若曰神之子也連蜷長曲貌既留則以其服飾潔清故神說之而降依其身留連之久也

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蹇詞也憺安也言神既至憺然安樂無有去意也帝謂上帝周章猶周流也

靈皇皇兮既降。猋標字遠舉兮雲中。

此篇亦賦而比也然其中有比之比与興而比之處皆陰寓忠愛于君

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音冲𢥞𢥞靈謂神也降下於巫也焱去疾貌靈中神所居也言神食飲既飽焱然遠舉復還其處也言神出入須臾之間橫行四海無有窮極也夫君謂神也𢥞𢥞憂心貌

湘君

此篇蓋謂男主事陰神之詞故其情意曲折尤多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君謂湘君堯之長女為舜長妃者也二妃死于湘江之間俗謂之湘君言既設祭祀使巫請而未肯來也吾為主祭者之自吾也欲乘桂舟以迎神取香潔之意也又恐行或危殆故頌湘君令水無波而安流

駕飛龍以下皆託相君而言思望之辭也蔣註以為屈原自叙疑誤

此篇本以求神而不荅比事君之不偶而桂櫂至輕絕又別以事比求神而不荅也桂櫂以

也參差洞簫也望湘君而未來故吹簫以思之也

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

駕龍者以龍翼舟也邅轉也洞庭大湖也在長沙巴陵柏搏壁也綢縛束也蓀香草也橈船上楫也涔陽江碕名揚靈揚其光靈猶言舒發意氣也

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

女嬋媛指旁觀之人蓋見其慕望之切亦為之眷戀而嗟嘆之也君湘君陫隱也側不安也

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

此章比求神而不荅也櫂楫也枻船旁板也言乘舟遭盛寒斲斫冰凍紛如積雪則舟雖芳潔事雖辛苦而不得前也薜荔緣木而今采之水芙蓉在水而今求之木末既非其處則用力雖勤而不可得至於合昏而情異則媒雖勞而昏不成結友而交

下言勤苦潔清以候神石瀨二句屈原憂愁顧視川水見石瀨淺淺疾流而下將有所至仰見飛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自傷矣在山野終無所登至也

踈則今雖成而終易絕求神不荅豈不亦猶是乎

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蓋以上二句引起下句以比求神不荅之意交不以忠則其怨必長期不以信則必將告我以不暇而負其約矣

鼂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此言神既不來則我亦退而游息以自休耳

捐音沿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音禮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昔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遺佩以貽湘君也澧水出武陵香草所生之處言湘君既不可見而愛慕之心終不能忘故猶欲鮮其玦佩以為贈而又不敢顯然致之以當其身故但委之於水濱若捐棄而墜失之者以陰寄吾意而冀其或將取之若聘禮賓將行而於館堂楹間釋四皮束帛實不致而主之不拜也然猶恐其不能自達則又采香草以遺其下之侍女使通吾意慇懃而幸玦佩之見取猶不可必則遺

此篇情意与湘君篇同正妃為君則次妃降稱夫人所謂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乃所以為湘思之經也

遥容與以俟之而終不能忘也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帝子謂湘夫人愁予者亦為主祭者言望之不見使我愁也嫋嫋長弱之貌秋風起則洞庭生波而木葉下矣蓋記其時也

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薠中。罾何為兮木上。薠草秋生今江左湖澤皆有之似莎而大雁所食也騁望騁目也佳佳人也謂夫人也張陳設也言向夕洒掃而張施帷幄也萃集也薠水草罾魚網二物所施不得其所以比夕張之地非神所處而必不来也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公子謂湘夫人思之而未敢言者尊而神之懼其瀆也思之至于荒忽而起望則又但見

朝馳二句自傷朝夕驅馳不出湘潭之內聞佳人四句又冀湘夫人有命召呼駢頭命駕騰馳而往不待侶偶又願築室水中葺之以荷蓋託附神明而居處也蓀壁以下至廡門皆言

流水之潺湲而已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音逝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裔以比神不可見而望之者失其所當也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佳人謂夫人言與召己之使者俱往也築室水中將託神明而居處也蓀壁兮紫壇。匊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音老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為帷。擗蕙櫋音綿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折蕙以為屋櫋聯也言以杜衡繚其屋也此言其所築水中之室欲其芳潔如是也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廡堂下周屋也言舜使九疑山神繽然來迎二妃而衆神從之如雲也將築室依湘夫人以為隣而舜復迎之

其室中之芳潔以蓀草飾室壁累紫貝為室壇布香椒於堂上以桂木為屋棟以木蘭為椽榱以辛夷作戶楣以白芷為房飾結薜荔為帷帳折蕙草以櫋屋白玉鎮坐席沽蘭沛芬芳

以去則又不得見之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音牒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音渚。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此篇首末大指與前篇同遠者亦謂夫人之侍女

大司命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廣開為神將降吾主祭者之自稱大司命陽神而尊故但為主祭者之祠乘玄雲者知神將降而往迎之飄風泠風涷雨暴雨灑塵以清道也○大司命三台上台及文昌宮第四星也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君與女皆指神君尊而女親也空桑山名予者贊神而為其自謂之稱也言見神既降而遂往從之因嘆其廣撓之

而更以芷葺之以杜衡縛束之也美衣至沖天十句言己淂依隨司命披服神衣披披而長玉佩衆多陸離而美出陰入陽一晦一明衆人無緣知我所作為也然猶思離居隱士

盛其壽夭之命皆在于已也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齋速導帝之兮九阬。清氣謂輕清之氣陰陽則無清濁變化而言帝天帝也之遠也此言己丹洸明神登天極奉至尊而周宇內也

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為。變化循環無有窮已也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此以神既去而思之如雲中君卒章之意

乘龍兮轔轔。高駝兮沖天。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言神既去而不留使已怔惶而愁思也

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無虧保守志行無損缺也又言人受命而生貧富貴賤各有所當或離或合神實司之非人之所能為祀司命而致此意所以順其正

將折神麻乎王華以遺与之雖老命將窮君愈疏遠而其乘龍轔轔高馳沖天之志不以貧困有改撓也

晞乾也詩云匪陽不晞阿[illegible]陽日所行[illegible]言已原託

小司命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麋蕪芎藭葉名羅生言二物並列而生也少司命亦陽神而少卑者故為女巫之言以接之美子所美之人也蓀猶汝也蓋為巫之自汝也言披神之心自有所美而好之者矣汝何為愁苦而以求其合也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美人並會盈滿于堂而司命獨與我睨而相視以成親好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此為巫言司命初與己善後乃往來飄忽不言不辭乘風載雲以離于我遠相知而遽相別悲莫甚焉於是乃復追念始者相知之樂

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

司命者戒漢巳奠蒙天佑為東至也子是司命以孔雀之翅為車蓋翡翠之羽為旌旗升九天之上撫持彗星欲除邪惡秉執長劍欲護萬民如此之神乃宜為萬民之平正也幼小也

郊。君誰須兮雲之際。此亦為巫言神之始也雖倏然不言而來今乃忽然不肆遂去而宿於天帝之郊不知其何所待於雲之際乎尤望其有意而領已也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徠。臨風怳兮浩歌。咸池星名蓋天池也晞乾也怳失意貌此復為神女以命巫者女及美人皆指巫也言欲與女沐於咸池而望汝不至遂怳然而浩歌也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彗星。慫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為民正。彗星妖星光芒偏指如彗星者也慫挺拔之意即指上美人也正平也此蓋更為衆人之詞以贊神之美言其威靈氣盛光輝赫奕又能誅除凶鐵擁護良善而宜為民之所取正也

東君

東君日神也

文長也絙瑟已下言已頓張弛琴瑟吹鳴鷈竽列備衆樂以樂神又思得賢好之神巫與日神共樂也青雲爲上衣白霓爲下裳舉長矢以誅貪殘操弧旋以振淹滯引北斗以酒

暾音敦旦也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暾溫和而明盛吾主祭者自吾言吾見日出東方照我檻楯光自扶桑而來即乘馬以迎之而夜既明也

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言乘此車以往迎日又以驟登高遠而低佪顧懷遂見下方所陳鐘鼓竽瑟聲音之美靈巫會舞容色之盛是以娛悅觀者使之安肆喜樂久而忘歸

絙音亘瑟兮交鼓簫鍾兮瑤簴鳴鷈音池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絙急張絃交鼓對擊鼓簴懸鐘磬之木鷈竽樂器名靈保神巫也魯舉也言巫舞工巧翾然若翠鳥之舉也靈來蔽日言日神悅喜于是來下從其宮屬蔽日而至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

猴以纍賢能
乃轉轍轡高
飄由冥冥而
東山也

屈原託江海
之神送迎已
著言時人遇
已之不然也
杜子美詩云
岸花飛送客
檣燕語留人
亦此意朱熹
以河伯舊說

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青衣白裳日出東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為飾也天狼星名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淪沒也降下也言弧下而入太陰之中也北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言日下太陰不見其光杳杳冥冥直東行而復上出也

河伯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此亦為女巫之詞女指河伯也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崑崙山名河出崑崙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為兮水中。龍堂以龍鱗為堂乘白黿兮逐文

以為馮夷其言荒誕不可稽大率謂黃河之神耳

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子謂何伯交手若古人將別則相執手以見不忍相遠之意美人與予皆巫自謂也媵送也既已別矣而波猶來迎魚猶來送是其眷眷之無已也三閭大夫豈至是而始歎君恩之薄乎

山鬼

此篇文義最為明白則言其被服之芳者自明其志行之潔也言其容色之美者自見其才能之高也子慕予之善窈窕者言懷王之始珍已也折芳馨而遺所思者言持善道而効之君也處幽篁而不見天路險艱而又晝晦者言見棄遠而遭障蔽也欲留靈修而卒不至者言未有以致君之寤而俗之改也知公子之思我而然疑作者又知君之初未忘我而卒困于讒也至於思公子而徒離憂

無篇反復曲折言已始以志行之潔才能之高見珍愛于懷王已亦愛慕懷王納忠效善而終困于讒不能使之開悟君雖未忍遽忘卒為所蔽而已之拳拳

則窮極愁怨而終不能忘君臣之義也以是讀之則其它之辟義曲說無足言矣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譱音善窈窕若有人山鬼也睇微眄貌美目眄然又好口齒而宜笑也以上諸篇皆為人慕神之詞以見臣愛君之意此篇鬼陰而賤不可比君故以入況君鬼喻已而為鬼之媚入之語也若有人者既指鬼矣子則設為鬼之命人而予乃為鬼之自命也言人悅已之善為容也

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所思指人之悅已而已歇媚之者也後來言其出之遲也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羗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

終不忘君也

三秀芝草也言已欲服芝草以延壽來于山閒終不能濟但見山石磊磊葛草蔓蔓或曰三秀秀材之士隱處者也言石葛者喻所居深也

兮。表特也雲反在下言所處之高也神靈雨者言風起而神靈應之以雨也靈修亦謂前所謂媚者也欲俟其至留使忘歸不然則歲晩而無與為樂笑蓋鬼卒不來而反欲使人造其所居也采三秀兮於山閒。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三秀芝草公子所欲留之靈修鬼采芝于山閒而思此人雖然其不來而亦知其思我之不能忘也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山中人亦鬼自謂也然信也疑不信也靁雷填音田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朱熹曰此卷諸篇皆以事神不荅而不能忘其敬愛比事君不荅而不能忘其忠赤尤足以見其懇切之意

胡龍頷下肉也以上皆是譎怪之詞下用二句人之好譎怪也乃章很叫應之体

子華子

姓程名本趙簡子聘而不就隱而著書

神器篇　　子華子

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嘗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鑪焉鑄神器於山上器成群龍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群小臣不得上扵攀龍之胡力顫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橋山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

以神明為依託之言故遂引詮解歸之于正亦循解補天之說者非胸中了肰瑩淨安然為此說遂由了解明析可曉化詭怪為庸常彼好怪之徒其亦可以少矣

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為百福之宗為百福之所宗剛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鑄高明也作為大爐鼓神化也神明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群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雲臺之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所謂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遠其去人也遠矣群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去也上下無

見老氏也。乎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蔡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

子華子曰。世之傳疑也。不惟其傳。昔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爲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懲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于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於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

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之井也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之譬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為羨慕者其左右佞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井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此吾所以反之復之而不能已者也

論儉不偏不激令人心服塗縣若今畫壁漆柱之類晏子儉于財君子華子以養精神為儉以土階為陋言也腐儒可以緘口矣

土階塗縣篇

子華子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土階為陋。而有虞氏怵戒於塗縣。其尚儉之謂與。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濟。畜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守泰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

此說于理為正然指大官大器不必于尚儉後之諂臣媚子剽其外仰味其中病獻肆志廣心之主以獻徵其耳目之分者亦或由矣觀者貴會其意

何哉夫夫之所謂儉者夫視入以為出庚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為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制也乃若天子者大官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品御萬民竊天之產鑿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執也奈何而以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為庚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土階塗椽之説野之所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聞之堯居於衢室之宮垂衣而襞幅邃如神明之居輯五瑞以見群后之帶幅舄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

此說極有理可信且敘列富貴之狀若畫

比堯則若固有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袗衣而鼓五絃之琴。畫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於莖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者。惡有所謂塗縣以自狀戒者。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

子華子曰。桀紂之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存。可約則殺。可豐則腆。豈有覽四海之賦。受九垓之經。入而土階以居。欲有塗縣而不敢

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改王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今汙世人不通於禮也。處尊而偪賤。居大而侵小。夫以王公之尊。而圉隸以自奉。雖為其下矣。不惟以陋於厭躬也。而又旁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祧。曰吾以是為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

異焉而祥瑞不可信而斷之曰有之足以備數無之不缺于治雄儒曲折文之奇

按全治之世五氣順敘日月淑清麒麟遊郊藪鳳皇儀于庭河洛出圖書皆已

禎瑞篇

子華子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愛其寶。是以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晷而不失其次。鳳凰至。蓍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敢問何所修為而至於是也。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處。寧多以少。所以同於人者。用舍也。所以異于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効也甚徑。與變相蕩。遷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

然之瑞應不可治世所無有也子華之論蓋有激而言觀後世人主盱盱睢睢惟此之事一段便得之

照應有法而臣論推儒措

域通於恍惚之庭悟之而不沖注之而不滿彼其視鳳凰麒麟也豢牢之養爾彼其視澧液甘露也甽澮之寫爾彼其視芝房竹實允草木之異者畦圃之毓爾彼其視玉石環怪凡種種之族者篋襲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吾恐後世之人主方且睢睢盱盱唯此之事而為人臣者巧詐誕譎以客悅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于天借或氣然而數繆也忽有鍾其變者色澤狀貌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奉以為祥君臣動色士庶華聽以至作為殺歌而薦之於郊廟錯采繢畫而以夸諸

詞高効古文之傑然者彼不修德政之主好符瑞之應者覌此可以暘然矣

其臣民。奄然以為後世莫我之如也。彼其却數于上世。其所謂豢牢之養也。甽澮之寫也。畦圃之毓也。篋襲之藏也。章章為如日星之在上也。乃始矜跂而以為希有之事夷世而不可以幸冀者也。甚矣其亦弗該訣于王之量者矣

子華子曰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希膳不徹於前。鐘鼓不解于懸。而歌雍詠勺。六服承德。凡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聖人已沒。天下大亂父子失性。君臣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

辰。衡陳於上。與治世同爲而已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邇。待蓍龜而襲吉。福之末也。顚蹶望拜而謁爲。其待則薄矣。故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

子華子此段大意謂為治必須精誠而文字雅暢聯絡讀之令人駢次玲瓏

必先正其本以下文法甚妙且又有歸

孔子贈 篇名

子華子

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為響響欲絕而感已移意之所以將為思思未華而事前輟何則精神之所弗包為故也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於天下明旌善類而誅鋤醜厲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為精神也精神不白則無以王矣其在後世以急刻而責恕以譎偽而課忠言非其類意非其真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于夕室也是白之懸而黑之募也是縱擢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為於是

此段純是莊子口吻詞若險怪不經至理昭然可曉

剖破理竅洪一點靈机化出所謂百煉

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汚也而曰感不効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交滑如理亂棼如涉驚浸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炎如氷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蠹明弗居則耗而又奚以善爲古之知道者泊兮如太羹之未調謐謐兮如將孩隨摧而遷因蕩而還其精白津津若遺而複存其神明休休常與道謀去羡去慕孰知其故堯舜三

代之王也。無意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也。是以大下和平。天下之所以平若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載其所不欲其為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切者不立。虛傾者不至。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為。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覈實。官庀其司。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寶。神農曰。若何而和萬物調三光。堯曰若何而為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奇怪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以為功。後世以

道也天也帝也皆主于心心是個主宰此葢却當滑一部心经心為活物可以之載道以之格天以之事帝聖矣千言萬語只是故人事心何復头者多而

為肱。

子華子曰。渾淪鴻濛道之所以為宗也。徧寢包含天之所以為大也。昭明顯融帝之所以為功也。道無依阿。天無泩遠。帝無決擇。然則心烏乎而宅。道心天也。天心帝也。帝心人也。人之心莫隱乎慈。莫便乎恕。赤子匍匐。使我心惻隱於慈故也。淩波而先濟。跂而望乎淩之人。便於恕故也。此心之弗失。烏可以事帝矣。可以格天矣。可以入道矣。此心之弗存者。道之所去也。天之所遺也。帝之所誅也。古之制字者。茲心為慈。如心為恕。非其心也。則失類而悲。是以扶

四時所以生成萬物故務之食者民之本故守之服行也度法度也謂恭承祖宗之舊法也舊當作奸

管子春秋

管子穎上人也名夷吾佐桓公霸諸侯其所著書有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九府書民閒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皆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

牧民

管子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人知禮節。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廟。恭祖舊。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無曠

以登封降禪祇祀山川而使之威令遠行此開後世封禪之端不自進謂不由薦舉也隱蔽其惡非貞

則民乃管。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祗山川。則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效也不恭祖舊。則孝弟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國有四維。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耻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肅也不從枉不為邪枉之事

接鄉大於家以為家者為鄉則鄉必不治等而上之皆然故才有大小而治隨之故治天下者不拘于同家同鄉同國而量如天地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

日月然後能治天下

此段似近于正道使能本正心誠意以為此即王矣

各長其所長則順而悅故不爭

不偷取一世謂所處可必

有衆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于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

使百代常行也復重也欺民之事不可盡行

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按牧民有國頌四維四順士經六親五法凡五段今只錄四段獨四順一段不錄

量行
民之事不可
也德重也故
民百代當行

言莫貴則民輕賤。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
心則敵令行。使民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
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
父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

極至也山不崩淵不涸與雨之祥故以羊玉祈祭焉

鄉方也既無方所故無從而悲怨

受辭謂君出言順理而民受之則穀名彰于四方故

形勢

管夷吾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極至也烹羊祭故曰祈羊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壽夭貧富無徙歸也有理存焉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上無事則民自試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抱持也蜀祠器鴻鵠鏘鏘唯民歌之感德化也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戒紂之失故化文王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二三之鄙問明主所不賓小事

曰名之運三子以技名世必有所以致之非在弓矢操僭斲削之末故以無為無事足之

譕音無頤憂謂慮後患也

裁斷也然斷大事衆必比之欲全人懷

（非大人所宜知）犧牷圭璧不足以饗鬼神。主功有素。寶幣奚為。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也。（無所為以僾遠方也親近者貴息厚夜行陰行德也）平原之隰奚有於高。（人有大失小善不成其美也）大山之隈奚有於深。（人有小過非不肖也）訾讆之人。勿與任大。（訾毀賢讆譽惡）譕臣者可以遠舉。（言行莫先謂之譕）頤憂者可與致道。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小人之計失）舉長者可遠見也。裁大者衆之所比也。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服行道德）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小謹者不大立。訾食者不

其美德須安也服行道德勿有廢歇怠惰則不能及時成事操其則忽然成事故曰疑神若能審內外主操要之神則怠惰不及者亦從而能矣

肥體訾惡也有無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猱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智者逢禍而能息也不行其野不遠其馬馬有識道之心不遠馬而自得塗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怠倦者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無得以已及不及疑神不神神無形常在于內不及外也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將假謂神將借已也待須自厲以待已曙戒勿怠後稚逢殃每曙而戒所以戒此日之事也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氣入內正色乃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樂哀生死總是上為下之倡意

雖聞道但好理家此但一家之人耳言無廣遠也國天下之人亦只是仁者見之謂仁智者見之謂智意

与天与人言與天合與人

且懷且感則居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往者不至來者不極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有聞道而好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從上好也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

合也下四句正反言不合天人

釋一作澤

出于理曰天道出於欲曰人事

烏鳥之狡當作烏集之交

莫知其為之。其功旣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過由已作雖大而吞聲過發他人雖小而振怒天道之極。遠者自親。天道平分遠近無二人事之起。近親造怨。愛惡相攻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鳥之狡。雖善不親。性多猜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毋與不可。

見与當作見愛

獨王一作独有

見日月晦而天如故山高而地如故之意不可復不可再傾非不易之言行

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謂不忘而恃之也。見哀之後。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所歸。心行者也。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自天地以及萬物關諸人事莫不有形勢焉故形端者勢必直狀危者勢必傾觸類莫不然可以一隅而反

所言是而不能用其言所言非而不能廢其言此二句听言下二句考實

治猶不治

可猶不可

勝猶不勝

正猶可正

七法

管夷吾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不能治其民。而能強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其民矣。而不明於為兵之數。猶之不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於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

器數理分即
下之七法

則　象　法　化　決塞

分循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為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義以白宜也名以命事也時者名有所當也似類比狀謂立法者必有所做欲也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角亦器量之名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漸謂華物當以漸也物順教而風靡也予也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剛柔也輕重也大

計數 則之反 象之反 法之反 化之反 決塞之反 心術計數之反 此下又應上言此明此下

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均陶者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金鈞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也檐竿舉也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為短續短以為長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歆歐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檝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

極言四傷之
害
甲上
文甲上　官
者既不以德
匪但以貨成
毀官事毀徒
者事也
此處止見四
傷之不可只
圖為盜者用

易教。不知化不可敺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右七法

百匿傷上威。百百官也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賊盜傷國衆。威傷則重在下。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毀。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

盡致富故處畫為農者為盜破產故散遂槩至此尹謂泄當作孟子泄泄之通言人君以泄泄怠事故危

实是实功

不達于四者則國非其國故曰反于無有猶易云天

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審則姦民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常令官爵符籍刑法四者既敗則是君泄其事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偽不竭於上。世主所貴者寶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寶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為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不為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不為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不通此四者。則反

下無邦也故治人須峻其隄防養人須致其開阜用人以時不失其宜

爲兵之本此其極要者

論兵而及工者工以造軍器也器即兵器之利

徧知地形而

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養人如養六畜。用人如用草木。居身論道行理。則群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爲計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愛賞者無貪心。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本兵之極也。右四傷百匿

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

机之所動若有微存焉蓋机数豫定也

所事在財其餘皆不可缺

天功在合天時即小捷亦在計謀

礼体也天子之体當審知輕重而不言

敵。存乎明於機数而明於機数無敵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数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数者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者計也正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衡庫者天子之禮也衡平輕重庫藏寶物不令外知者也是故

惟存一云國而观示若多桓公收邢遷衛用此術或曰觀當為勸

礼義与上天子之礼應即是立於勝地處

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為右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圉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

曠空也謂山陵水澤所以營作而興利者必計數兵多少之數然後度材而用之

自勝自毀謂攻戰而幸勝者少毀敗者多也

加字約字言未可加兵而

莫之敢御也。右為兵之數

若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毋壙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為道也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圍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於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於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於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於敵之士不先陳也是故以衆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敺衆白徒不練之卒故十戰十勝

鈎起出戰

有以備之敵入望風自退如獨行以勝之然

風雨飛鳥云者謂行疾如風雨輕捷如飛鳥威敵如雷霆弔伐如救水旱人心如金城之固君臣將卒如

百戰百勝故事無備兵無主則不蚤知野不辟地無使則無蓄積官無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故蚤知敵人如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人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兵也者審於地圖謀十官（伍人什人有長）日量蓄積齊勇士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國救邑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

六体也
士不齊野不
收是乗彼之
危以破之也
權与謂以威
權与之和好
即權使其士
屬使其民之
聚

明憲法矣。風雨之行者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水旱之功者。野不收。耕不穫也。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設耳目也。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定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為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嚮應。然後可以治民一衆矣。

以七法名篇者謂則一象二法三化四決塞五心術六計數七 詳已見前一段

然古語以威
凡以敗亡也
以是乘權之
士不事野人
於林也

里鼓躁威繞敗之天不險山河故城守國固國行無
用貨財設耳目也一體之治者合論禁僻修也不違道
書士不窮也水旱之功害不殺耕不盡也金流之守者
所寫法美風雨之行者運也遠者之舉者轉之雷電之變

三經謂天植風雨高下也。嗣謂得其常道可嗣續而行也。牙与芽同。外叛者有黨与而禍乃生。眾忿雖執必置之而不可圖。必先審己材器乃能用人。

版法

管夷吾

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道）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三經既飭。君乃有國。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眾之所忿。置不能圖。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眾乃勝任。取人以己。成事以質。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民不

必先事不遠
賞乃能成事
而者誅為數
也
法天与上天
植照應
一本作悅在
施秀有衆在
廢絲此落一
處字

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寤民乃自圖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植固不動倚邪乃恐倚革邪化令往民移法天合德象法無親參於日月佐於四時悅在施有衆在廢私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修長在乎任賢高安在乎同利

版法者選擇政要載之於版以為常法

管商之術只、是以法為主歸結在身上句然管子所謂身先只是謂身不先自行其法耳

既廢更起或發其宿嫌

毋內是無同

法法

管夷吾

不法法則事毋常不敢法以法下法不法則令不行雖復設法非法之宜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廢人而復起殆可而不為殆足而不施殆幾而不密殆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

謀之人諸葛武侯亦謂治國慎無赦但宥小罪邦可蚤禁比上禁勝尤先一着事斷即攬權之意

以下熟

而成群。使人主孤而毋內。人臣黨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民毋大過。上毋赦也。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積小成大。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惠行則過日益。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赦過遺善。則民不勵。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

衆謀卽与事斷反
是衆謀之弊
狀謂理勢必然
士比傲上而自為令自爲

則威日損禁而不止則刑罰侮令而不行則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為人上者衆謀矣為人上而衆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罰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志也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國毋怪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

儀自為制者盡以法誅之

私議自文与衆謀應退謂退而不誅

不牧言其不可養也此皆便是軼于法之外故宜誅

此段言治不可輕赦

誅故強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戮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為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能鬭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鬭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雎當是疽或作癰字
以其道未可求故不与尊爵重禄既与之尊爵重禄則可与之劭雖犯危也
三侑一赦句
孫奇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犇馬之委轡毋赦者瘂瘲也雎之礦石也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文有三侑寬也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

此亦易所謂小懲而大誡小人之福也

無游日言無游閒之日也

論政言重令

論賞之失

論罰之失

福故惡者民之仇讐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悔追有過亦不甚矣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辯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財無砥墆故曰儉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為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

不賞之失
不罰之失
三必字嚴
節是正當議
論蘇子之策
甚此
重在法立令
行
法立而廢者

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彊者立彊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為之用者衆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為之用者寡也然則為之用者衆則尊為之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衆為已用也使用衆為已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不立令

少則滑
半行半廢則失
廢多而行少則害大

此言愛人不足以用民及至能用民者又殺危勞苦飢渴之以至死極民遂為之用而與謀害上者盖以

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民不誹議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毋常經國毋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為用之愛之也為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謂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廢法而用不可用也）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饑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已者（善用人者以法求可與謀害已者其可得哉）明王在上道法行

法素行民皆舍好之私而行此惡之公也擿是極言用法之得

與是易与之与言忽之為易与也言不論國大國小皆不可以輕易之心視之

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儗而
斧鉞不上因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
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
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轉避也）推而戰之民
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
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
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
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也大衆）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
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

桂本作令之塞

即上亊斷之意

易位是制臣者反受制於臣也臣子得勢期年君父

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國無以大與卒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人主失令而蔽為塞下也已蔽而劫已劫而弒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

雖知其不忠不孝亦無如之何矣春秋猶列國之史

其事遠在堂上耳而君遂十日不聞

滅是左右不為通于下絕是左右不為通於上事既入不得至于君是左右侵

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請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

君事既出中道而止是左右逕君事

四領上勢字正只是中立

言雖辯而浮誕便非要務行雖難而詭僻便非正善

先於親戚法重于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為重寶輕號令不為親戚後社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為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國一也勇而不義傷兵仁而不法傷正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法之侵也生於不正故言有辯而非務者行有難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務不苟為辯行必思善不苟為難規矩者方圜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圜也故

一曰云者是管氏述異聞

此又應上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一句意

會謂君臣會令皆欲操此六者令臣子得此六者是君父之不智

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圜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圜也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有故為其殺生急於司命也人君之勢急於司命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六

關要在失其令句

重令

重令

重令

正是重令之君

者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牽於左右）令入而不至謂之瑕（君臣相閒）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一曰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

無大士無高士智士句法巧

賢士便不釣名帝王之君便不釣利。必不能已而

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慎爲。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先自行法 凡論人有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讓而接物 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滿而虛則制之在物 矜者細之屬也。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釣名之人。無賢士焉。釣利之君。無王主焉。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

浚動
明君必公誠
体國以一民
心乃可听斷
于世
公国利國字
面亦巧
臣字管氏自
稱
李与理同治
獄之官
末世通弊正
惡在此句

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忠臣直進以論其能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為司徒皋陶為李后稷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勢利官大

近似道着今日然兵亦未嘗廢也但曾尋得個將兵的人麼[illegible]君所專擅在務積聚若動靜失宜則患生

無以不從也以此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此二者傷國一也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人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而求廢兵不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動與靜此所患也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

此下又開此二項輕誅是喜誅殺過於刻重誅是不忍誅殺過于柔

其所患也。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僞為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誅。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則蔽美揚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明君不為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為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為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

管子曰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為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偽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是謂法法

言凡欲用兵所當先而爭為者即下數事

至言

間私候也不論小征大征而使人知而私候之皆非善用兵者

制分　管夷吾

凡兵之所以先爭。（爭為下事）聖人賢士。不為愛尊爵。道術知能不為愛官職。巧佞勇力。不為愛重祿。聰耳明目。不為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脩矣。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故小征千里。徧知之。築堵之墻。十人之聚。日五間之。（間謂私候之假令築一堵之墻或十人聚主者猶日五候之況成事之大可不徧知）大征。徧知天下。日一間之。散金財。用聰明也。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溝壘防禦小耳目視聽遠）兵不呼儆。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儆則敵人戒。苟聚則

無事而徒聚衆々必不用如周幽之偽烽也、所攻雖堅能令脆者則以士卒堅強故也」所乘雖脆却為堅者則以士卒脆弱故也完城郭有備無君之國亦恐有備

衆不用。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軔。軔雖入而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莫削也則刃游閒也。故天道不行。屈不足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有道者不行於無君。故莫知其將至也。至而不可圍。莫知其將去也。去而不可止。敵人雖衆。不能止待。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有所待而治其道。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

此局只在治
兵勝制五
旨□□總收
五句

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此篇制之以分。蓋用兵當有所制之意。首云徧知便是說不宜令人知。後云莫知便是秘密之意。又說知富知強知勝知制數知字。益見兵不宜令人知

盡謂先定然後可以定人故虛心平意是定己之決

明者自為之視聰者自為之聽智者自為之謀不可極不可測只是神明二字神明只是正靜

九守

管夷吾

安徐而靜。居位當安徐而靜默柔節先定。和柔為節先於定己虛心平意以待須。須亦待也以待臣之諫諍 右主位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塞矣。 右主明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聽必須審察不可望風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 右主聽

神無所不通豈有不見奸偽

予謂主閉只是閉心吾心自有天地人

可為察ゝ為明者鑒

不遍不闇只是周密不泄設此莫知愚

明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偽也

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 閫於賢者而後行之 四曰上下左右前後 凡此皆有逆順之宜 熒惑其處安在 又須知之星所在也

右主問

心不為九竅九竅治君不為五官五官治為善者君子之賞為非者君予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聖人因之故能掌之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 謹密 人主不周則群臣下亂寂乎其無端也

總莫知善惡

子謂長目飛耳樹明皆任聰明之害故崇知千里而反蔽奸于隱微

外內不通。安知所怨。關閉不開。善否無原。　右主周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　右主參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為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右督名

一主位言人主居位當如此二主明在於用天下耳目視聽之三主聽聽以靜正為至四主賞言信賞必罰只是誠五主問人主宜虛心訪問六主因治不可以有心

與七主周又見是無心之心八主參隱微之奸最宜參
酌九督名謂循名當質實余謂蘇小品文字奇古管子
小品亦奇古

問章

管子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所問之事必有根本綱紀爵受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載則上下和。上帥其士所為者皆人之所載仰故上下和授事以能則人上功。有能然後得事故人上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易交也所刑皆當其罪故人其交相訟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社稷宗廟各得其正則人知所宗無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大臣非國老則勳戚也舉知人急則眾不亂。行此道也。急謂困難也舉困難之事以示人則人不復行此道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先問大功則勞臣悅政自小始。為政先小始微而至著問死事之

氣化此問固政皆希世奇文

此篇凡六十四問而耕田一事則問之以問之士問

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孤謂死王事之子孫 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數何人知其數則須有所準 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 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何官之吏欲知其材之所當 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問何州里欲知其風俗所好尚 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吏所明欲知其優賞厚薄 問刑論有常以刑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罪民論決國有常科當奉而行之此不可改易者也今乃久留其事將如之何 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官都謂總攝諸司者也五官職各有制度官都復自有常斷今乃稽其事而不行將何待乎 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人數當有所餼廩 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棄人謂有過不齒之四商者問知其俗欲通商

三[illegible]蓋
前[illegible]息于
重農問鰥頗
[illegible]獄
[illegible]百行孝
躬率先彼鄉
重以孝聞可
為里閭之表
身不問何以
勸孝耶
棄遠人則外
災之田宅當

收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家謂善營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人不能自存其家全活之知其所養之數欲有所復除也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謂從富者出息以供食知其家數欲有所務免也問里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知從何族而別或從公族當有之所收恤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以貧故從昆弟以求養者與之從者各有幾家也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謂入其子稅者弟以孝聞于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出離謂親士之在分屋者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不使謂不用其吏不士惡此寺當惡何事

閒而外游惰農亦國政之所家稽振貸士則大夫之苛責當察而胥皆自代亦役與所宜廢祿以代耕無田饑而理事者力所難繼田為人率不力田而弋獵者法所不貸然事棄閒國

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既不耕此人身為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於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被大夫責者）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居官乃賤自行文書身任士職輙以家臣自代亦須知其數也）官承吏無田饑而徒理者幾何人。（承吏謂攝官無饑而空理事）群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群臣自有位事乃左官于大夫）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外人謂外國人）鄉子弟力田為人率者幾何人。（既自力田又能率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

明有據

留意國政民瘼故問詳而且密如此國政先務用人為要修行之士舉則百事俱理問無庸多故矣

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謂不以禮交也 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別券謂契也 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伏利謂利隱蔽不見者銅銀山及溝瀆可決灌溉者 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人之為害者害何物 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器之用 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不農作直開口仰食 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軛家車者幾何乘。牽家馬言直有馬相配 軛家車言直有車成乘 以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眾蒞百姓者幾何人

治国之道用[illegible]尤要凡六[illegible]也問而兵[illegible]之士大略[illegible]分之一故[illegible]在後尤為

士之急難可使幾何人謂士之可以急難使者工之巧出足以利軍
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其人既有技巧出用則餘利軍壘處則可
修城補備也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行猶經也城粟謂守城之粟軍糧謂
出軍之糧二者可經幾年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疏謂飾畫也
甲兵兵車旌旗鼓鐃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謂車蓋其疏藏
器疏畫而可以藏者弓弩之張弓弩之可以張者衣夾鋏鋏兩刀鈹也衣夾謂其衣也
鉤弦之造鉤弦所以悅弦戈戟之緊謂堅彊者其厲若何其淬厲可用何如其
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視比也其器物宜修者於故物何比而造修之官出
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處器謂貯庫而為儲者起

所詳者蓋國治兵强方能制伯故也

此下凡兵之當用要務按剔殆盡

器用雖備然風雨燥濕之

（謂其材所經日月可起用者也）鄉師專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輜謂車之有防蔽可重載者）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群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工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此時木方生植不堅故不可伐材其伐材必以冬也）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方戰有餘兵不用且詭而陳之以為行伍當慎而聽所命則遵國之常令也）其簡稽師馬牛之肥膌，其老而死者皆舉之。（統軍之師當時檢選稽考之以知其能否而有黜陟至于馬牛肥膌及老而死者皆舉之以知其數）澤食薦者幾何。（薦草之美者）出入死生之會幾何。（會謂合其數）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幾察也君必察知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

不時易至于朽蠹處藏之地不可不預

約品之要在于孫兵一不倫則制于人維臣政脩治人民協和然愛人而不能利惜人而不

處藏。器物遷雨不藏必致腐敗故當有藏處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官吏國豪有急難可令之先後者當知其數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於義而得未為福也。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之職者問其官位及執事建立之年數所辟草萊有益于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者遂封表以示之問之是何物也所築城郭修墻閉塞通道阨闕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墻閉謂築墻有所遮閉銷塞路而為防礙者絕塞之阨空闕之處亦當絕之此守地者所以省其功費曰益曰守所捕盜賊除人幾何矣。○關者諸

[illegible]害不制于人亦不能制人也篇中有許多問不能悉舉擇其尤者詳之以見制

侯之阨隧也（謂阨隅之道）而外財之門戶也（地國之財因之而出）明道以重告之（當明道路之令而重告之）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虛車勿索徒負勿入以來遠人問於邊吏曰小夷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邊人失信故傷德）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敦厚而和於以構結四國四國之宋皆以失信故曰以順貌德）後鄉四極（既結四國然後向四極而）撫安之令守法之官日行（日行邊鄙）度必明失經常（其巡行之時必明其制度）（無得失于常經）

此篇謂為國所當察問者文法屢變而不窮是管子書最奇最活之文

……小惢僕○義遙○信○[illegible]……後鄉○四極○西圖以貢……

征於關○虛車○勿索○徒負○勿入○以來遠人○閉於邊○更曰小[illegible]……

重告之……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illegible]……

僕之閑暇也……而外賓之門內也……

精字純粹之正氣凝聚者為精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也此氣最纖妙句法長短排列精神不見重疊之病此篇是理纖字文字非善養氣者不能

內業

管子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則人氣也杲乎如登於天。杲明貌杳乎如入於淵。淖女教反乎如在於海。淖汋潤也卒乎如在於己。人有氣則存故如在於己也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以力止之氣愈去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調其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敬守勿失。是謂成德。不失氣德自成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自生也萬物果得。以智安物物皆得宜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安心之法也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而無虧也自生自成。生成謂每心生

解

四畋樹斗類之文

必有所成凡此皆得安心法故也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
常以亂於心則失矣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守其所而
能濟成也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心之所利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
若無煩亂心和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折折明貌言心明察
若在其側及其求之則忽忽然而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渺渺微遠貌言心之微遠而欲離之
則無其極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之則日有所用也夫道者所以
充形也自形內而虛者皆道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虛反以利欲塞也其往不
復其來不舍既有利欲之心則道生而不復雖其有來無憂可舍謀乎莫聞其音今謀
欲尋于道則不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于極則近于心

見道之言亦是從黃帝衛生經來

心之神至虛道至靜乎淫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道故曰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斯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幾謂之道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命之曰道天主正年分四時天之正也地主平均生萬物地之平也人主安靜無為而無不為人之安靜也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為地之枝葉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自變耳聖本不化從物而不移物遷而從之聖本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肢堅固心苟定于中則耳目自聰明四肢自堅固也可以為精

氣何道能有生生則有心故思思則知從以出知則成智而理足故止如知道其度則心失真至一之謂無也無心于主物而自然變化乃為神

舍。心者精之所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謂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能有生生乃思。生則有心故思也思乃知。思則知生也知乃止矣。成智則理足故止也凡心之形過知失主。安心之法智過其度則失其主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一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物事自變化以為神智也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苟執一故能不易其氣智也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無心謂有心者主也君子使物。不為物使。無心故能使物而物不能使也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則心自治也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

聖人之心靜乎神明之鑑思慮寧而物不能亂常人不知立其大以物亂官以官亂心舉神明之舍皆物欲纏擾塡塞天善人害雖然並作終自為悲人也無惑也

理心之謂

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
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淫然自至淫進貌
神明之極照乎知
照至者神明之極理
萬物中義守不惑
若常守中則無差惑
不以物亂官
貪物則官亂
不以官亂心
貪官則心亂也
是謂中得
能忘官貪則中心自得也
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
除謂有則想思之
寧念治之
寧靜思念則心自治
嚴容畏敬精至定
但能嚴敬則精至而定也
得之而勿舍耳目不淫心無他圖
既得精守之而勿舍則耳目不淫心無他慮也
正心在中萬物得度
心在中而正則無過舉故萬物得度也
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
言人

心之中又有心意更玄思与中庸正心誠意章相發明

心為物引精神昔乱不過塊然之生而已聖人言与心得其治安擴而至于窮

皆有道但不能自知耳

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于中則自然長生至于外形静而榮茂也內藏以為泉原。內藏于精則無窮竭若水之泉浩然和平以為氣。淵。言精既浩然和平則能生氣故為氣淵淵之不涸四体乃固。生氣之淵不有竭涸故四体固也水之不竭九竅遂通。蔵精之泉不竭故九竅通也乃能窮天地。被四海。体固竅通故得壽畢天地德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菑。邪菑生于惑意故內無惑意則邪菑自銷也心全于中形全于外。中全則外完不逢天菑。不遇人害。天菑人害能福不全者也謂之聖人。

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但能正靜則皮膚[illegible]

天地被四海故精誠所感昆虫草木之細無不披靡豈時無夫萬人害已耶

耳目俱聰明筋骨自申强乃能戴大圜天也而履大方地也鑒於太清道也視於大明日月也敬慎無惑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充謂道也是謂內得發行於道故內得內然而不反此生之忒忒差也言不反守于道則生有差謬也

管子之書凡二十二篇不過富國强兵之術於大道何取焉然其所籌慮多切於事情至末篇內業章始言及養精氣形之道其於聖賢心性工夫自是不侔

麥丘地名

胡是封人之名　宜謂善治國家也

晏子春秋

晏子名嬰字平仲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著晏子春秋

諫上

晏子

景公遊於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晏子諫曰君

蹴解無得罪于民妙孟子無得罪于巨室本此

有景

類淳于髡東方朔之諷諫

畢見

過矣。彼蹴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於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為邑。

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

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畋於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為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為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為田野之不辟。倉庫之

妙

不革不整之使正也

不亦急也冷語有味

止意在此

五存字與下數有字相關

組研

添減莫焉之妙却是大道理

身髮國民之喻字字道竅

不實則申田存焉為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歐而歸

齊大旱景公曰吾欲祀靈山可乎晏子曰不可夫靈山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何益公曰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天久不雨國將亡民將滅彼獨不

此段結靈山河神妙

軒車也

揉之使曲

湛浸也

欲雨乎祠何益公曰為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其維有德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乎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嬴矣故君子慎所揉今夫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識者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價匹馬矣故君子慎所湛嬰聞

領与馬並言可貴也

欵欵啟其門也

不可無晏子諷諫

不可無穰苴耿介

有上二臣方可有梁丘子

之君子居必擇鄉游必擇士擇鄉所以求士也求士所以避患也汩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公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乎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

收得好

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兩用之。僅得不亡。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齊國之閒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為此仕者也。如臣者豈

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語門弟子曰救民之生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此說極能動人傳孟東方朔往往祖此以易主聽

如此以數其得罪實以數君之罪所謂攻其所必救

諫下

晏子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躬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為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鄰國，汝罪當死罪三也。

者可爲諫法
人臣事君守身之道當以晏子爲法
景公如其能悔于后晏子諫其當謹于

今以屬獄。公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與。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

與其規諷之意溢于言外

越石之請絶而晏子謝之馮諼之彈鋏孟嘗君收之

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則內無拂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猶之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隧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隧迷而後問路譬之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

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越石父也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絶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

卒之二人當
報受賢禮士
之効豈不為
後代奇節耶
蔣臣曰開口
便有道氣象
秉海曰直會
說滑引罪之
意讀之躍然
可喜
此下贊晏子
氣質之誠

為僕三年。吾乃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絕
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已而申
乎知已。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為彼功詘身之理。吾
三年為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
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為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
我者同矣。我猶且為乘請鬻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
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察實
者不譏其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迺令糞灑陳
席。尊醮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躬不修途。尊禮不受

獄語善張大
齊國可謂
辱命
楚王此問暴
侵甚矣晏子
亦以倨傲應
之辯而不屈

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為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於厄而反詘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為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為使乎晏子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辭而有序

晏子之儉分明是矯景公之奢無宇細人豈是以知

奇章法森然頓整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晏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其爵莫尊於子。祿莫重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

許國曰意氣懇切器局廣大讀此可以想晏當日用齋事業

首尾俱應隱君賜一句是前者之根着

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內隸臣之所職若內播之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為彰君賜乎為隱君賜乎公曰善為我浮無字也

晏子因事納誨隨机赴節騐奇辯于風生其東方生之
鼻祖乎熟之蓋知其妙

夫約通爲都是喻詞

名言

喻處世宜順不宜逆

辛子

即辛鈃著有內外經皆闡明老子道德之意

上德

辛鈃

老子曰道以無有爲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夫道者內視而自反。故人不小覺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莫鑒於流潦而見於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月望日奪光。陰不可以承陽。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末不可以彊於本。枝不可以大於榦。上重下輕。其覆必易。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

上說用心一而下說性之有也則此段纔是心性工夫

爾雅云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然則二氣云者有所以二其氣即成虹泄藏也

一即定。兩即爭。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堁。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清之為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為害。河水不見泰山。蘭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為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止。性之有也。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天二氣即成虹。地二炁即泄藏。人二炁即生病。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地廣者德厚。故魚不可以無餌。釣獸不可以空器召。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

喻處世不可者心只好畜道待時听其自至

三得字即泛貪之從言貪得者為魚而得為猨而得也

臣。折衝千里。通於道者。若車軸轉於轂中。不運於己。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於無窮之原也。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預慮。故聖人畜道待時也。欲致魚者先通谷。欲求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為魚得者。非挈而入淵也。為猨得者。非負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足所踐者淺。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褊。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脣亡而齒寒。河水深

喻有心之為累故結之云

功成名遂身退天道然也蓋見不必有心

喻無心自然之妙

又喻有心心害

而壞在山。水靜則清。清則平。平則易。易則見物之形。形不可併。故可以為正。使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璧鍰之器。礛諸之功也。鏌鋣斷割。砥礪之力也。蚉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粮之資而不飢。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視於無有則得所見。聽於無聲則得所聞。飛鳥返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螿得木。各依其所生也。水火相憎。鼎鬲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也。讒人間之。父子相危也。犬豕不擇器而食。偷肥其體。故近死。鳳皇翔於千

又明無心自然之理處無處宜

隨時之宜一

適時之宜二

伋莫之能致。椎固百内。而不能自椽。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眥。因高為山。即安而不危。因下為淵。即深而魚鼈歸焉。溝池潦即溢。旱即枯。河海之源。淵深而不竭。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聰也。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縠之為縞也。或為冠。或為絑。冠則戴枝之。絑則足蹍之。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掬不能塞江河。水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冬有雷。夏有雹。寒暑不變其節。霜雪麃麃。日出而流。傾易覆也。倚易軵也。

言不自然不隨時者

論身世相依以理

幾易動也。濕易雨也。蘭芷以芳。不得見霜。蟾蜍辟兵。壽在五月之望。精泄者中易殘。華非時者不可食。舌之與齒。孰先弊焉。繩之與矢。孰先直焉。使影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與死同病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者不可為忠謀。使倡吹竽。使工捻竅。雖中節不可使決。君形亡焉。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步於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海內其所出。故能大。日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鷙鳥不雙。蓋非橑不蔽日。輪非輻不追疾。橑輪未足恃也。張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發矢之為射

有心不如無心

要在定見

其病在無定

十分之一。饑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三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備繩而斷即不過。玄衡而量。即不差。懸古法以類。有時而遂。杖格之屬。有時而施。是而行之謂之斷。非而行之謂之亂。農夫勞而君子養。愚者言而智者擇。見之明。白屨之如玉石。見之黯黮。必留其謀。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蝮蛇不可為足。虎不可為翼。今有六尺之席。卧而越之。下才不難。立而踰之。上才不易。勢施異也。助祭者得嘗。救鬬者得傷。蔽於不祥之木。為雷霆所撲。日月欲明

覺便是涉世未深故云与精者金玉不如与之尺素言安其素也

正意盡在此大白二句

浮雲蔽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脩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無眯不可得絜黃金龜紐賢者以為佩土壤布地能者以為富故與弱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轂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使一軸獨入衆輻皆棄何近遠之能至橘柚有鄉萑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欲觀九州之地足無千里之行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上者難矣兇兇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君子有酒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可以醜人之性便衣絲帛或射之即被甲為所不便以得其便

最是涉世之法

言無心涉世可以得身世之力

舊讀秋風下

也。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善用人者若蚈之足。衆而不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磨而不相敗。石生而堅。芷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逾明。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再生者不穫。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汙其準。粉其顙。腐鼠在阼。燒薰於堂。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為工。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盛。終日採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貍。恩之所

霸非是

此句深心言無心之心亦自有心但要先自信而後求能

加不量其力夫待利而登溺者必將以利溺之矣舟能浮能沉愚者不知足為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居不以求道理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雖齊必有危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無以正曲直用規矩者亦有規矩之心太山之高倍而不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竹木之火不鑽不薰土中有水不掘不出矢之疾不過二里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凷（音塊）不止丘山從成臨河欲魚不若歸而織網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巧冶不能消木良匠不能斷氷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不

意即是
心到此方
而相因之理

留意。使人無度河可。使河無波不可。無曰不辜。甑終不墮井矣。刺我行者欲我交。訾我貨者欲我市。行一棊不足以見知。彈一絃不足以為悲。今有一炭然。掇之爛指。相近也。萬石俱熏。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而異積也。有榮華者必有愁悴。上有羅紈。下必有麻纘。木大者根瞿。山高者基扶。

文皆零碎補綴之詞然意義深沉可以治世可以養身

雅詞痛於殺恩恩是志文應合處洄宕遠漪飄飄乎若列子之御風

董子春秋繁露

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下帷攻苦三年不窺園弟子多師之武帝即位對賢良策擢為江都相後相膠西王以病免家居著春秋繁露行于世

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言曰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也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達之

袁宏道曰廣
顯衍族
與拙恭微
奉天法天千
燈一炬得春
秋之嫡脉
顯末畢現

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溫辭可以知其塞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一作愈）近而言愈謹矣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字法奇）是故雖有巧手弗脩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覺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奇語）

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

一嵩山曰承意儀志正妙對事天

千秋定論

樂反所始帝王無兩本

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色服者無他為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徧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己者以為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

西樂義新確
徐渭曰雲詭波譎
學攀曰忽入災異一段體特制嚴

縱。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之樂同。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

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奈何春秋為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

水窮雲起

議儁

異義人之意極痛快

工衡曰筆墨俱成赤紛

義戰也以無義為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為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義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

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

采養和曰雩祭攻社意微而嚴

辭嚴義正用其說千載如響

披肝張目大義自森然

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爲或怒爲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闕係大）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爲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不爲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孝義夫（一作乎）難者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

劃然踞然開手古之混沌

汪道昆曰義則霸稜勢則軒峙

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又聞喪徐行而不反也。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春秋大義之所本耶。六者之科。六者之指之謂也。然後援天端。布流物。而貫通其理。則事變散其辭矣。故志得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賤之所始矣。論罪源深淺。定法誅。然後絕屬之分別矣。立義定尊卑之序。而後君臣之職明矣。載定下之賢。方表兼義之所在。則

孫應鰲曰闡肆端奇

徐渭曰政從性出則無不貫通

見復正為耳（盡性扶然）幽隱不相踰而近之則密矣而後萬變之應無窮者故可施其用於人而不悖其倫矣是以必明其統於施之宜故知其氣矣然後（新生）能食其志也知其穀矣而後能扶其精也知其行矣而後能遂其刑也知其物矣然後能別其情也故唱而民和之動而民隨之是知引其天性（創言）所好而壓其情之所憎者也如是則言雖約說（德一作）必布矣事雖小功必大矣聲嚮盛化運於物散入於理德在天地神明休集並行而不竭盈於四海而訟詠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是謂也故明於性乃可與論為

盧鉄齊响增緘九重

孫鑛曰君法天臣比地意係所本而詞環竟刊書秘笈

發乎淵深寓

政不然。雖勞無功。夙夜是寤。思慮惓心。猶不能睹。故天不
有罪者三示當中。孔子之所謂非。尚安知通哉。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為尊
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藏其形所以為神。見其光所以為
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見光者。天之行也。故為人主者
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所以為神。外博觀所以為明也。任
群賢所以為受成。乃不自勞於事。所以為尊也。汎愛群生。
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為仁也。故為人主者以無為為道。以
不私為寶。立無為之位。而乘備具官之足。不自動而相者

霅蒼樸

洸昇新巳人臣貴信竭情以奉主亦彷彿明良之遺

師漆園河上之意

導進。口不自言。而擯者贊辭。心不自慮。而群臣效當。故莫見其為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為人臣者法地之道。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高下險易。堅关剛柔。肥臞美惡。累（一無累字）（奇姿）可就財也。故其形宜不宜。可得而財也。為人臣者比地。貴信而悉見其情于主〻亦得而財之。故王道咸而不失。為人臣常竭情悉力而見其短（一作所）長使主上得而罷使之。而猶地之竭竟其情也。故其形（一無形字）宜可得而財也。

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養神。寂寞無為。休形無見影。揜

子字曰如誦石鼓文

新球

尊神字奇創人主任賢同心即奉天地

聲無出。響。虛心下士。觀來察往。謀於衆賢。考求衆人。得其心。徧見其情。察其好惡。以參忠佞。考其往行。驗之於今。計其畜積。受於先賢。釋其讎怨。視其所爭。差其黨族。所依為臬。（一作宗）據位治人。用何（一作荷）為名。（一作明）累日積久。何功不成。可以內參外。可以小占大。必知其實。是謂開闔。

君人者國之證也。不可先倡。感而後應。故居倡之位。而不行倡之勢。不居和之職。而以和為德。常盡其下。故能為之上也。體國之道。在於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為尊者。在於任賢。

段立元

積字序字妙

衆之象評實

邑穿虹

閱一竹閒

正案曰仲賢

欲為神者。在於同心。賢者備股肱。則君尊嚴而國安。同心相承。則變化若神。莫見其所為而功德成。是謂尊神也。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強。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衆其賢。

君貴居冥而明。其位處陰而向陽。惡人見其情而欲知人之心。是故為人君者。執無源之慮。行無端之事。以不求奪以不問問。吾以不求奪。則我利矣。彼以不見出。則彼費矣。

至言

果然神

雖無鼎足之位如在公卿之上

林希元曰居陽居陰語闢荒

天然規制如印印沙

孫鑛曰僞說剿禮甚爽

吾以不問問則我神矣彼以不對對則彼情矣故終日問之彼不知其所對終日奪之彼不知其所出吾則以明而彼不知其所亡故人臣居陽而為陰人君居陰而為陽陰道尚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貴神

何謂天之大經三起而成日三日而成規三旬而成月三月而成時三時而成功寒暑與和三而成物日月與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而成德由此觀之三而一成天之大經也以此為天制是故禮三讓而成一節官三人而成一選

丘濬曰洞瞻五倉有崩石奔流之勢

仁智並用除害正以愛類

莫近於仁。莫急於智。不仁而有勇力財（一作材）能。則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辯慧懁[illegible][illegible]迷而乘良馬也。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將以其材能以輔其邪狂之心。而贊其僻遠之行。適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惡耳。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其慧足以惑愚。其辯足以飾非。其堅足以斷辟。其嚴足以拒諫。此非無材能也。其施之不當。而處之不義也。有否心者不可藉便勢。其質愚者不與利器。論之所謂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別此等也。仁而不知。則愛而不別也。知而不仁。則知而不為也。故仁者所以愛人類也。智者所以除

謝茂榛曰安體與樂心所重自見

其害也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之養生人大於利矣

（雖人能辨）

別出意議繭卵之譬甚辨

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待復二十日而後能為雛、繭待繰以綰湯而後能為絲、民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為善、、教誨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至能也故不謂性、、者宜知名矣

（綰到名字）

此以下又把

無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善所自有則教訓已非性也

以玉米喻暢
而欵言

旨肆而隱其
詞轉給滑

闡地義之要
入理盡變情
至味都

是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其比多在物者為然在性者以為不然何不通於類也卵之性未能作雛也繭之性未能作絲也麻之性未能為縷也粟之性未能為米也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真真其義也真其情也乃以為名名霣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真也

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為雨起氣為風風雨者地之為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

說最新曰五行惟土旺四時如五常惟信貫四德

五行貴土宮甘黃是聲味色之上

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火生土故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音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言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說矣故曰行意可樂容止可觀此

陰刑二語通部主腦禮記亦云蠢云愁

陳仁錫曰尚德緩刑此繁露新語着精要

謂也。陰刑氣也陽德氣也陰始於秋陽始於春春之為言猶偆偆也秋之為言猶湫湫也偆偆者喜樂之貌也湫湫者憂悲之狀也是故春喜夏樂秋憂冬悲悲死而樂生以夏養春以冬喪秋大人之志也是故先愛而後嚴樂生而哀終天之當也而人資諸天大德而小刑也是故人主近天之所近遠天之所遠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故天數右陽而不右陰務德而不務刑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猶陰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謂之逆天非王道也。

東西南北陰陽有出便有入則有位便有休方定而時隨之

真西山曰出長入化入守出守陰陽虛實之定理

陽氣始出東北而南行就其位也西轉而北入藏其休也陰氣始東南而北行亦就其位也西轉而南入屏其服也是故陽以南方為位以北方為休陰以北方為位以南方為休陽至其位而大暑熱陰至其位而大寒凍陽至其休而入化於地陰至其伏而避德於下是故夏出長於(極)上(徽極)冬入(僅)化於下者陽也夏入守虛地於下冬出入虛位於上者陰也陽出實入實陰出空入空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也故陰陽終歲各一出

人之言醞去烟鵠羽去眛(一作咪)慈石取鐵頸一作金取火蠶珥

真

游覽忽荒奇創異常

吳國倫曰奇怪〻之生無常

畏非徒畏含顕闇觀天自不寒而慄

絲於室而絃絶于堂禾實于野而粟鉄于倉蕪夷生于蘇橘枳死于荊此十物者皆奇可而怪非人所意也夫非人所意然而既以有之矣或者吉凶禍福利不利之所從生無有奇怪非人所意如是者乎此等可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〻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彼豈無傷害於人如孔子徒畏之哉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来至顕不畏敬天其殃来至闇〻若不見其端若自然也故曰堂〻如天殃言不必立校然而無聲潛而無形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別者闇

與今人思郊可是畏于不見

愛氣二字中

與顯耳不然其來逮人殆無以異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真固莫之能見也唯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奈何廢郊禮郊禮者人所最甚重也廢聖人所最甚重而吉凶利害在於冥冥不可得見之中雖已多受其病何從知之故曰問聖人者問其所為而無問其所以為也問其所以為終弗能見不如勿問問為而為之所不為而勿為是與聖人同實也何過之有

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故君子甚愛氣而游于

和之但獨缺其妙

以衣食形天氣

平意淨神務然養生

恬淡無為遊德園即外泰內充之旨

房其要皆期於不極盛不相遇疏春而曠夏涸秋而睽冬謂不遠天地之數民皆知愛其衣食而不愛其天氣夫氣之於人重於衣食衣食盡尚猶有閒氣而立終故養生之大者乃在愛氣氣從神而成神從意而出心之所之謂意意勞者神擾神擾者氣少氣少者難久矣故君子閑欲止惡以平意平意以淨神淨神以養氣氣多而治則養人之大者得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言神無離形則氣多內充而忍饑寒也知樂者生之外泰也精神者生之內充也外泰不若內充而況外傷乎凡養生者

所吸精和過遐一世之上

壽字奇闢發古今所未發

莫精於氣，男女體其盛，臭味取其勝，居處就其和，勞佚居其中，寒煖無失適，饑飽無過平，欲惡度理，動靜順性，命喜怒止於中，憂懼反之正，此中和常在乎其身，謂之得天地泰。得天地泰者，其壽引而長；不得天地泰，其壽傷而短。短長之質，人之所由受於人也。是故壽有短長，養有得失，及至其末之大卒，而必讎於此，莫之得離，故壽之為言猶讎也。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讎于久；自行不可久之道，其壽亦讎于不久。久不久之情，各讎其平生之所行，故曰：壽者讎也。

樓鑰曰：漢承秦敝，訪求儒雅士，以經學專門者甚衆，獨

仲舒以純儒稱。人但見其潛心大業。非禮不行。對策為古今第一。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真得吾夫子之心法蓋深于春秋者也自楊子雲猶有愧于斯。況其他乎。其得此意之純者在近世惟范太史唐鑑為庶幾為褒貶評論惟是之從不以成敗為輕重也

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統名繁露。繁露之名。先儒未有釋者。按逸周書王

會解。天子南面立。綖無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詞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

金函二卷終

會解天下南西立經無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有
聯貫之象春秋屬詞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